



比较语言学丛书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潘悟云 主编

南方方言研究论稿

刘泽民 著

中西書局

比较语言学丛书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潘悟云 主编



南方方言研究论稿

刘泽民 著

语言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方言研究论稿/刘泽民著. —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1

(比较语言学丛书/潘悟云主编)

ISBN 978-7-5475-0209-9

I. ①南… II. ①刘… III. ①汉语方言—研究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5641号

南方方言研究论稿

刘泽民 著

责任编辑 张安庆

助理编辑 李琳 温睿

封面设计 郑艺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30000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209-9/H·002

定价 38.00元

总 序

比较语言学，主要包括历史比较与类型比较。在中国的语言学界，这两者大体上还是各做各的，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

19 世纪出现的历史比较法，一直是历史语言学的主要方法，但是它有两个最致命的缺陷。

第一，它缺乏确定性。假如两个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 A 与 B，某个词在 A 语言中读 m-，在 B 语言中读 ph-，如果用它们来构拟其原始语的读音，通常的做法，是把它们拼合在一起作 *mph-，在 A 语言中 ph 失落，在 B 语言中 m 失落。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第二种可能，可以假定其原始语是清的 $m̥$ -，A 语言中 $m̥$ - 变化为无标记的 m-，B 语言中 $m̥$ - 变成 ph-，在许多语言中都可以看到音变 $m̥ \rightarrow ph$ -。这种不确定性，给许多历史比较研究带上了主观性，这是科学研究的大忌，也是进入到 20 世纪以后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渐遭到冷落的原因。

第二，它缺乏解释性。上面的例子中，为什么可以把 m- 与 ph- 合成 mph- 作为原始语的构拟，而不合成 phm- 呢？也许可以这么解释，可以找到许多语言带 mph- 声母，而很少有带 phm- 的语言。但是为什么缺少带 phm- 的语言，历史比较法无法作出解释。解释性，是现代科学的最基本要求。

20 世纪出现的新的类型学，研究语言的普遍现象，由此得到普遍规则，并探求其深层解释。各种语言中有哪些音的类型，哪

些音系的类型，哪些音的配合的类型，各种类型的出现频度，它们之间的蕴涵关系，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将研究音变链的类型，它们的深层解释，这就把语言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真正地结合在一起。新的类型学为历史比较法消除了上面的两个缺陷，从而让它得到新生。

2006年开始，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承担上海市教委的项目“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同时有全国各地许多高校与研究机构共同参与，成绩斐然。于是，我们特地出版这套“比较语言学丛书”，借此向国内外的语言学界奉上我们的贡献，展示我们的学术理念。

是为序，也代作出版前言。

潘悟云

2011年元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目 录

总 序.....	潘悟云 1
客家话的舌齿音声母及其演变.....	1
客赣方言的知章精庄组.....	12
客赣方言舌齿音声母按等分立的格局.....	29
客赣方言庄组字的历史演变.....	46
客赣方言江、宕摄的历史层次.....	60
客赣方言鱼虞韵的历史层次.....	74
客赣方言日母字的历史层次分析.....	102
赣语次清声母浊化的历史解释.....	130
客赣粤平诸方言溪母读擦音的历史层次.....	138
吴语桓韵的主体层次和上古遗留层.....	151
吴语古全浊声母今读的统计分析.....	162
吴语浊上调的表现类型及演变分析.....	197
从闽语和儋州村话的声母格局看海南岛历史上的语言接触.....	206
闽语的开合口问题.....	219
官话方言入声调历史演变献疑.....	238
汉语南方方言入声韵尾的类型及其演变.....	251
汉语方言与汉藏语言中的“蛙”.....	263
汉藏语中的小舌音问题.....	276
跟框架核心分析法相关的几个问题.....	304

瑞金方言的助词“去”、“却”和“来”	313
瑞金方言的四个体助词	322
论同位结构	335
意义活动的神经心理学机制	342
传统儒家文化“和”理念探源	350
从汉语看汉民族传统的时间观	359
庄子的语言观	370
抗日战争时期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383
后 记	395

客家话的舌齿音声母及其演变

舌齿音声母的演变是汉语语音史上的一大景观，精知庄章四组声母的分化与合流，从《切韵》时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少学者为之大费周章。探讨舌齿音在客家话中的表现与演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可为确定客家话与北方话的分离年代提供依据。如果在客家话地区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存在着共同的演变规律或特点，或者能从一个共同的演变起点对不同地区客家话的四组声母的演变作出合乎逻辑与音变机理解释，那么这个共同的演变起点就可以确定为客家话与北方话分离年代的参考点。第二，通过对客家话舌齿音声母的探讨，可以为中古北方话音系构拟提供一定的依据。考虑到客家话是中古时期从北方话中分离出来的，并且经过长时期近乎封闭式的独立发展，客家话的活的材料对上古北方音系研究的意义无疑十分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四组舌齿音声母在客家话不同方言点中的表现：¹

第一类：知章合流念舌叶音，精庄合流念舌尖前塞擦音、擦音。闽西的长汀、连城、清流、上杭，广东省的海丰、陆丰、英德、翁源、连山，台湾省的桃园等地属此类。

第二类：知章组字念顶音的塞擦音、擦音，精庄组字念舌尖

¹ 客家话各方言点的材料分别见于：邓晓华（1994）、饶秉才（1994）、郑村（1994）、黄雪贞（1995，1987）。

前塞擦音、擦音。广东省的兴宁、大埔、五华、丰顺、紫金，湖南省的酃县、江西省的于都（贡江镇）等地属此类。知章组在我们的资料来源上标作舌尖后塞擦音、擦音，但据饶秉才（1994），兴宁话知章组可以与细音（带-i介音或-i元音）韵母拼合，我们判定知章组在这类地区必定不是真正的舌尖后音，而是比舌尖后音稍前的顶音。

第三类：精庄组与知章组多数合一，念舌尖前塞擦音、擦音，知章少数归端，念舌尖前塞音。闽西的武平、武东等地属此类。

第四类：知章庄三组合流念舌叶音，精组不论洪细均念舌尖前音。江西的龙南（杨村）、兴国（潞江）、宁都（长胜）、安远（欣山镇、龙布）、会昌（湘江镇）等地属此类。

第五类：知章精庄在今洪音前全部合流，都念舌尖前塞擦音、擦音。广东省的梅县、蕉岭、平远、保安、惠阳、惠东、佛冈、新丰、龙门、仁化、始兴、博罗、龙川、和平、连平，闽西的永定、宁化，江西的信丰（大塘埠）、龙南、全南、上犹、崇义、南康、大余、兴国（古龙岗）、宁都、会昌（筠门岭）、瑞金、寻乌、定南，台湾省的美浓，四川省的龙潭寺等地属此类。

从以上四组声母在客家话中的大体分合格局，可以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就是在所有客家话地区，知章两组总是混而不分的。这种格局包涵着什么信息呢？对照中古音系可能得出我们需要的回答。

7世纪初的《切韵》音系，知精庄章四组是分立的，尽管各家的拟音有所不同，但对分立格局的看法是一致的。略早于《切韵》的周、隋长安方音（公元564—604年），尉迟治平（1982）根据周隋汉译佛经的梵汉对音材料考定，端组字对译梵文舌尖前音，知组字对译梵文舌尖后音，舌头、舌上已经分化。知组字读舌尖后音，与罗常培先生《知彻澄娘音值考》的结论相同。章组

字对译梵文舌面音。精组字对译梵文舌尖音。庄组是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比《切韵》晚约 50 年的玄应的《一切经音义》所反映的音系，据周法高（1948）研究，与《切韵》音系非常接近。声母方面，和《切韵》大体相同，端系和知系大体分立，但小有混淆。照二照三分立，精系独立。

9 世纪中叶慧琳反切反映的北方（也许是西北）音系，其声母的格局和玄应时代无大的变化（王力 1985）。

唐五代西北方音开始出现舌齿音合流。罗常培根据敦煌《千字文》等几种写本和《唐蕃会盟碑》里的汉藏对音及《开蒙要训》写本里的汉字注音着《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勾勒了 8 世纪到 10 世纪西北方音的概貌，其中很醒目的是知章组字的合流。邵荣芬（1963）据敦煌俗文学抄本中的别字异文对该时期的西北方音作了考订，其结论与罗大同小异。根据他们的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知章两组声母起码在三等韵里已经合并。就是说，知组三等字已经从舌面塞音演变成舌面塞擦音，与章组字合流了。罗先生考察的《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金刚经》、《唐蕃会盟录》、《阿弥陀经》五种汉藏对音精组和知章两组截然不混，但《开蒙要训》里有精组和知章两组互注的例子，仅限于三四等。别字异文反映的情况和《开蒙要训》相同，说明精组三等和纯四等已与知章两组合并。精组字读舌尖前塞擦音、擦音是无任何异议的定论，其三、四等字并入知章组显然是腭化的结果，这种例子在现代方言中俯拾即是，这也证明了知章组在当时读舌面音是确定无疑的。庄组字与知章组字的合流在晚唐五代也开始了，因为敦煌抄本中有一些庄组字与知章组字代用的例子。

南唐朱翱的反切反映的是 10 世纪的金陵音系，金陵是《切韵》时代南方方言的代表点，中古时期一直是南方古官话（雅言）的基础方言。从陆法言《切韵》序和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提

供的情况看，隋时金陵音系和代表北方方言的汴洛音系差别不是很大，但金陵音系显然相对保守一些，这从朱翱反切中可以看出。朱翱反切的精知庄章四组仍是分立的。可见当时在北方已经形成的合流趋势在这里还没有开始。

周祖谟（1966）根据宋代邵雍（1011—1077 年）的《皇极经世》的“声音唱和图”考定的 11 世纪宋代汴洛语音，其精组独立，照二（庄）、照三（章）组合流，知组与照组相次，而不再与端组相次，周先生以为知组已与照组相混。由此可知，宋代中原音系，舌齿音大合流的格局已经形成。

朱熹反切中体现的 12 世纪中叶宋代音系与邵雍时代的音系基本吻合，一部分庄组字并入精组，知章并入庄组（王力 1985）。说知章组并入庄组，是因为知章组由舌面音变成顶音向庄组靠拢，而不是相反。由舌面音向顶音的演变，在现代湘方言中有很明显的线索（徐通锵 1996）。我们拟庄组字为顶音（介乎 ts 和 tʂ 之间的音），它是周隋以来舌尖后音前化演变而来的，继承关系很明显。用它来解释一部分庄组字并入精组也很容易，顶音稍微前化就变成了精组字的舌尖前音。

从中晚唐到宋代，知章庄三组声母总的演变趋势是合流。先是知组三等字与章组合流，然后知章庄三组进一步合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庄组字走向精组。

从《中原音韵》的音系格局看，元代的舌齿音状况是宋代舌齿音演变的继续，知章庄合流后仍维持顶音的念法。王力认为，《中原音韵》中知组二等和庄组合流念舌尖后音，章组念舌面音，就是说，知章庄三组并未合流（王力 1985），这似乎不是当时的事实。根据杨耐思（1984）对八思巴字译音的研究，庄组同知组、章组用同样的字母对译，知章庄组已经合并。罗常培（1932, 1959）的结论也与此一致。一部分庄组字向精组字靠拢的趋势也仍在继

续，周德清《正语作词举例》大量辨析精庄组字就是一个证明。

《正语作词举例》中辨析声母的有 41 组 82 字，而辨析精庄组的就占了 29 组 58 字，足见当时精组和庄组声母的音值很接近，当时的人常将两组字混同，所以才需要辨析。

现在回过头来看客家方言。所有方言点都有知章组不分这一特点（只有个别点知组二等字归精庄），由此可以作一推论，客家先民从中原祖居地南下时所操的方言已经形成知章不分的格局。对照中古北方话音系，知章合流在唐五代西北方音已经出现，具体地说，是在慧琳时代（9 世纪中叶）以后。第一类地区和第二类地区庄组和知章的分立格局与现代北方话的三组相混的格局形成有意义的对照，这意味着客家话祖语与北方话分离年代的后限在 11 世纪。因为到 11 世纪邵雍的年代北方话知章庄三组基本上已经合并，从慧琳至邵雍，这期间将近二百年。

对照客家移民史资料，这一时期的前限正好是罗香林、罗常培考证的客家移民的第二期。罗香林、罗常培认为，西晋永嘉（307—313 年）年间的八王之乱导致客家先民第一次从中原迁徙至江西。第二次迁徙发生在唐末黄巢起义（875 年）后（罗常培 1958）。而周振鹤、游汝杰（1986）则认为，客家第二次迁徙应在唐天宝至德年间（742—758 年）的安史之乱时期。这比我们所说的前限早了近 100 年，因此我们的研究支持罗香林、罗常培的结论。第三次迁徙因宋末（1277 年左右）元兵南下，居住于江西的客家人为避战祸再迁至闽西和粤东北。这与客家话的形成没有太大关系。

有的研究者认为，客家话在其演变过程中知组与章组、精组与庄组从未分立过。拿这个结论与中古北方话相对照，就必须承认客家话祖语与北方话分离的时间远在《切韵》时代以前。这与移民史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左，并且也与当代客家话提供的语音事实相悖。知章不分在客家话内部显出无例外地一致，但并非从未

分立而是一度分立然后合流，精庄曾经分立在不少方言点却有线索可寻。这点我们在后文将有进一步阐述。

下面我们将对客家话的一些方言点作细致爬梳，以期弄清知章精庄四组声母在不同方言点的演变沿流。在探讨这些演变时，我们毫无疑问要将晚唐至宋初这一时期北方话的语音格局作为客家话各方言点语音演变的起点（本文只涉及四组舌齿音的语音格局，我们姑且称这个格局叫初始状态），因为我们假定客家话祖语在大的语音格局上是一致的。考虑到客家先民居地基本限于中原地区，其时的方言分歧当不至太大，我们的假定可以说是合理的。

第一类地区与初始状态最为接近。知章从初始状态的舌面前音变为舌叶音，部位稍微前移了一些。精组维持舌尖前音未变，庄组从顶音前化为舌尖前音与精组合流。朱熹时代便有庄组向精组合流的趋势，这一趋势在《中原音韵》中也有反映，只是在大部分北方方言区后来中止了。

第二类地区精庄两组的演变情况同第一类地区。在庄组从顶音变为舌尖前音之后，知章组从舌面前音变为顶音，填补了庄组演变后留下的空白。就是说，这类地区经历了一次链式音变。从兴宁提供的情况看，知章组的这次音变是晚近的变化，因为兴宁话中有大量古晓匣母三四等字和一些溪、以母三四等字也念舌尖后擦音[ʂ]（实际上是顶音的擦音ʂ），如“晓希虚墟休许牺戏喜险显献向乡香享现悬穴型形刑汽器兄雄”等。显然这些字经历了一次腭化音变，混入知章组，然后又和知章组字一起变成顶音。

兴宁话的知章组字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就是三四等字有时带-i介音，有时不带。这是由顶音的发音特点决定的，和舌尖后音相比，顶音的发音部位较靠前，翘舌色彩很淡，所以它和-i介音在拼读上虽有一定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兼容。这就能够解

释为什么兴宁话知章组三四等字有的保留了-i介音，有的却脱落了。

第四类地区是知章组前化为舌叶音，然后庄组向知章组靠拢，这种靠拢是通过顶音舌叶化而实现的。

第五种类型覆盖面最广，其音变过程也最复杂。先是知章组向庄组靠拢，舌面前音舌尖化，变为顶音。然后一起由顶音进一步前化，变为舌尖前音，与精组汇合。这个过程不是我们凭空猜想出来的，而是有现实的语音事实做支撑。下面我们以瑞金话为例，详细阐述这一过程。²

在考察瑞金话音系时，我们发现，瑞金话知章精庄四组声母在今洪音前虽然混一为舌尖前音，但四组字还是有比较整齐的區別，区别主要体现在：中古同韵母字今韵母不一定相同，也就是说，四组字在声韵组合上显示出了差别。下面我们分组来讨论。

精组字古今韵母的对应非常整齐。瑞金话舌根音和舌尖音的腭化（尖音团化）程度在客家方言中算是相当深的，中古见组三四等字和精组三四等字已经全部腭化，合流为舌面前声母。精组三四等字今韵母全部包含-i介音。

相比之下，知章组字的今韵母就显得参差不齐。一部分开口三等字保留了-i介音（或-i元音），声母也随之腭化，如：

流开三（念-iu）：抽绸筹丑昼（知组），周州洲舟咒收手受首授守寿（章组）

咸开三（念-in、-i）：瞻詹占陕闪折摄涉（章组）

深开三（念-in、-i）：沉蜚（知组），针斟枕深执汁湿十拾（章组）

山开三（念-in、-i）：缠展哲撤彻（知组），善煽扇战舌设浙

² 瑞金话的材料来自笔者的调查。

(章组)

臻开三 (念-in、-iʔ): 珍镇陈尘阵侄 (知组), 真诊震振身神
申臣晨失实室 (章组)

曾开三 (念-in、-iʔ): 征直植 (知组), 蒸拯证症织职称乘升
胜食识蚀识饰 (章组)

一部分三等字失去了-i介音, 如:

假开三 (念-A): 者遮蔗车扯社射除奢蛇舍 (章组)

遇合三 (念-u): 除储着柱驻厨 (知组), 诸书舒处主朱蛀注
输树 (章组)

止合三 (念-ui): 追锤 (知组), 吹炊水谁睡瑞 (章组)

效开三 (念-ɔ): 召赵兆潮朝超 (知组), 照招昭烧少绍 (章
组)

山合三 (念-uen、-ueʔ): 转传篆 (知组), 专砖川船穿串说 (章
组)

臻合三 (念-uen、-ueʔ): 准春蠢顺纯出术 (章组)

宕开三 (念-on、-oʔ): 张涨丈仗长帐账着 (知组), 章掌厂昌
商赏上常唱倡勺 (章组)

梗开三 (念-on、-oʔ): 程郑呈 (知组), 正整声成城只赤尺石
(章组)

通合三 (念-on、-oʔ): 中虫竹筑畜重 (知组), 种钟终众充銃
祝粥叔熟 (章组)

还有一部分字 (止开三) 元音-i 随声母舌尖化而变为-ɿ, 如:
迟持耻置治 (知组), 支纸尸屎示止志 (章组)。

知章组字为什么会显得如此分歧? 联系兴宁话中知章组的状
况就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原来瑞金话知章组也经历过从舌面前音
到顶音的演变, 和兴宁话一样, 一部分介音-i 在顶音后由于存在
发音协同的困难而脱落, 一部分却保留下来。在由顶音到舌尖前

音的后续演变中，知章组三四等字韵母维持了原貌，声母却由顶音变成了舌尖前音。在以后的腭化潮流中，保留了-i-介音的那部分字因符合腭化条件而腭化了。举例来说：

烧（书） $\text{ɕio} \rightarrow \text{ʃɔ} \rightarrow \text{sɔ}$

川（昌） $\text{tɕhiuen} \rightarrow \text{tʃuen} \rightarrow \text{tsuen}$

展（知） $\text{tɕien} \rightarrow \text{tʃien} \rightarrow \text{tsien} \rightarrow \text{tɕien}$

周（章） $\text{tɕiu} \rightarrow \text{tʃiu} \rightarrow \text{tsiu} \rightarrow \text{tɕiu}$

“展周”这类字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这种循环式的音变很值得我们重视。我们拿梅县话与瑞金话对比，发现梅县话知章组三四等字与瑞金话同类字在有无-i-介音上相当一致。所不同的是，梅县话的尖音没有腭化，声母一律念舌尖前音（黄雪贞 1995）。

瑞金话庄组字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绝对不与带-i-介音或-i 元音的韵母拼合，所以该组声母一律念舌尖前音，这说明它保持了中古以来二等字的性质。在这点上，它和精组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有学者从闽西客话的精庄混同推论出客家话从未有过精庄分立的格局（蓝小铃 1994），这不是事实。瑞金话就是一个有力的反证，邓晓华（1994）也从闽西客话的角度论证了这一点。至于庄组声母在《切韵》音系中的音值，我们赞同李方桂把它拟为舌尖后音，因为只有把它看成一个无法与-i-介音拼合的音，才能合理解释它的二等韵特性。瑞金话的现实表现也支持我们的假设。

庄组字在瑞金话中不仅和精组字保持区别，和知章组字分立也有线索可寻。在没有独立二等韵的韵部中，庄组常被列入三等。在瑞金话中，这类庄组字和知章组在韵母上保持区别。如流开三尤韵，庄组念 tsə 、 tshə 、 sə （邹愁瘦搜馊皱），而知章组与精组同念 tɕiu 、 ɕhiu 、 tɕiu （酒秋收首守授兽绸抽）。

第三种类型严格地说不能算作一类，因为少数知章组字读如

端组，在客家话内部是普遍现象。它是上古音的残留形式，几乎每一个方言点都有少量这样的字，如“知爹（瑞金）猪除芒煮处鼠（武平、武东）”等。

最后，我们把以上的分析总结如下：对客家话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客家先民第二次大迁徙，即从唐末安史之乱（9 世纪中叶）至 11 世纪 50-60 年代的 200 年间的迁徙。这一结论是我们通过对现代客家话四组舌齿音声母的语音流变分析与历代语音史资料对照得出的。将现代客家话各方言点四组声母现状往前追溯，逻辑地推出一个初始状态，而与这个状态相合的正是我们前面所述的那个时期。这一结论不仅和移民史得出的结论不相冲突，而且和我们对客家话的古老程度的总体印象相吻合。

那么，为什么客家话语音系统不是以客家先民第一次迁徙时的中原汉语为基础？我们的推测是：第一次迁徙到达江西的人数远少于第二次。因为此次北方流民迁徙的寓居地主要是建康（今南京）以西至洞庭湖以北的地区，移民潮进入江西已呈强弩之末之势。唐末至宋初的第二次移民才大规模进入江西，形成土客对峙的局面。想象一下此时的语言状况是很有意思的，土著当然是说他们的土著方言，老移民可能操一口四、五世纪从北方带来的方言，而新移民说的是当时的中原话，新老移民的方言显然比较接近。三种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状况会如何呢？根据社会语言学提供的原则，情形一定是这样的：老移民方言向新移民方言靠拢，最后被同化。而土客方言相互独立的格局依然维持。其理由是：一、老移民对新移民的态度是亲近和认同的，比之于当地的土著，新老移民是“北方老乡”；二、新老移民的方言原本就相似；三、新移民方言具有较高的声望；四、新移民在数量上占压倒老移民的多数。